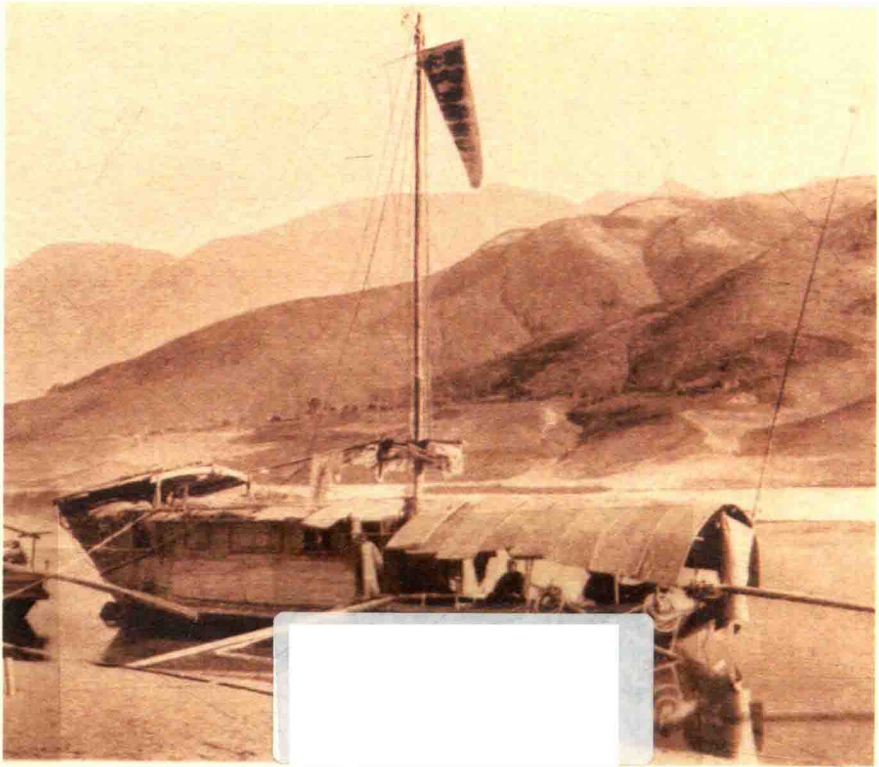




华西三年： 三人四川、贵州与云南行记

〔英〕谢立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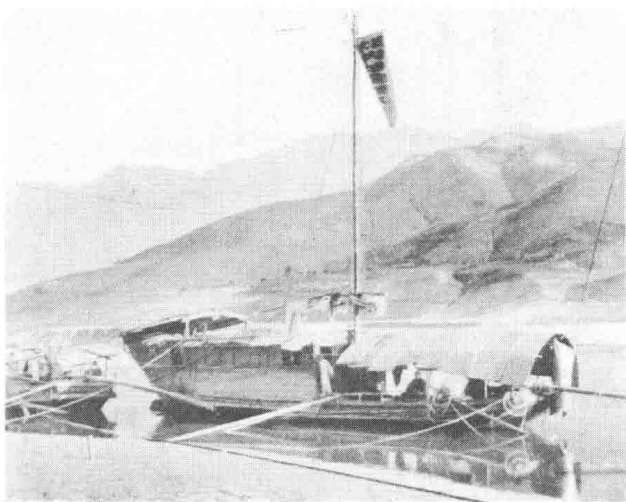
韩 华 译



中華書局

华西三年： 三入四川、贵州与云南行记

〔英〕谢立山 著
韩 华 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西三年:三入四川、贵州与云南行记/(英)谢立山著;韩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9.11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ISBN 978-7-101-14216-7

I.华… II.①谢…②韩… III.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1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42912 号

-
- | | |
|-------|---|
| 书 名 | 华西三年:三入四川、贵州与云南行记 |
| 著 者 | [英]谢立山 |
| 译 者 | 韩 华 |
| 丛 书 名 |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
| 责任编辑 | 潘素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½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4216-7 |
| 定 价 | 45.00 元 |
-

作者简介

谢立山 (Alexander Hosie, 1853—1925)。1876年进入驻华领事界, 历任英国驻重庆领事、英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首任总领事、英国驻天津总领事等职务。多次在华旅行, 搜集了许多关于商业和博物学等方面的材料。著有《满洲》(Manchuria: Its People, Resource and Recent History)、《四川的物产、实业和资源》(Sze-chwan: Its Products,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等。

译者简介

韩华 四川隆昌人, 历史学博士,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出版专著《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译著《孔门理财学》《审判山下奉文: 战争罪与指挥官责任》《宋徽宗》等共九部。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译者序

19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对外殖民侵略，掠夺资源与领土；清王朝却日趋衰落，无力与之抗衡，成为列强攫取各种利益的对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深入中国内地。随着18世纪末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19世纪末占领缅甸全境后，中国的西南边疆直接处于英国的眈眈虎视之下。这是本书《华西三年：三人四川、贵州和云南行记》（*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ü-ch'uan, Kuei-chow, and Yun-nan*）形成的历史背景。

《华西三年》是以一个英国人视角向读者展现130多年前，中国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的自然与人文风貌。此人就是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 1853—1925），中文名谢立山，近代英国著名外交家和探险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毕业于英国著名的阿伯丁大学，拥有文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自1876年始，受英国政府之派，在中国从事外交、考察等工作，1881年，担任英国驻重庆领事，其后在温州、烟台、台湾等地任代理领事和领事。1894年11月至1897年7月、1899年4月至1900年4月，两度出任英国驻牛庄领事。1902年4月，英国在成都设总领事馆，谢立山任首位总领事（Consul-General）。1905—1908年任使馆代理商务参赞和商务参赞。1908年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议。1909—1912年任驻天津总

领事。后脱离驻华领事界。1919年复被召回，任使馆特别馆员。^①

谢立山对华考察的足迹遍及中国东北、西南、西藏等地区，并撰写了内容丰富的考察报告，除本书以外，还著有《满洲：其人、资源和最近的历史》（*Manchuria: Its People, Resource and Recent History*），《鸦片问题探索：中国主要产烟省份旅行记》（*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 A Narrative of Travel in the Chief Opium Producing Provinces of China*），《四川：它的物产、实业和资源》（*Sze-chwan: Its Products,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到西藏东部边界的旅行》（*On a Journey to the Eastern Frontier of Thibet: Report*）等书。

谢立山有丰富的地理探险经历，他对中国不同地域进行多次考察，对物产、贸易、交通、鸦片等进行细致的研究，撰写的考察报告为英国政府、英国皇家地理协会提供了大量信息，受到英国政府、后续考察者，以及一些学者的高度赞扬。有学者评价说：“霍西的考察可以说是20世纪初期最全面、最详细的中国东北综合信息的考察报告。”^②谢立山去世后，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在悼文中写道：“霍西的去世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失去了一位资格最老、最具价值的会员……其两部著作《华西三年：三入四川、贵州和云南行记》《满洲：其人、资源和最近的历史》现在仍是上述两个地区的权威。”“从（中国）海疆到西藏前线，从蒙古到满洲再到安南边境，他走遍了除新疆外的几

①参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16页。

②C.R.B., “Manchuria: Its People, Resources, and Recent History by Alexander Hosi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8, No. 2, Aug. 1901, p. 166. 参见赵欣：《1900年前后英国人对西伯利亚大铁路及中东铁路的调研》，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

乎每一个省。他日复一日认真地辛勤记录下任何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还对中国的物产和贸易做了细致研究。”^①

谢立山前往重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英国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可随时呈验，无讹放行；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显然，谢立山作为一名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游历、考察，是得益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而直接促成谢立山前往重庆的还是不平等条约——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实现了它十余年来企图扩大在华通商特权的愿望，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之后，得到了入侵中国西南边境所谓的“条约权利”。《中英烟台条约》有条款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其中“另议专条”规定：“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官员驻扎重庆，清政府谕令各地对持有护照的外国游历者给予全面保护。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谢立山受英国政府派遣，前往中国重庆。他在重庆任职的三年期间，于1882、1883、1884年三次考察中国西部。

^① “Obituary : Sir Alexander Hosie” ,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 Vol.65, No.6, Jun.1925, pp.553-554. 参见赵欣：《1900年前后英国人对西伯利亚大铁路及中东铁路的调研》，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

在本书中，谢立山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考察沿途的所见所闻，包括地形地貌、河流山脉走向、植被、水陆交通、作物种植、主要产业、贸易情况、居民生活、民族关系等，其中着墨较多的是：川江航道、罂粟种植、主要物产、商业贸易、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等，这些记载，对当时英国政府获取中国西南三省的相关信息、评估西南地区及川江航道的商业前景，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本书的《前言》中，谢立山介绍本书中的有些章节，或者曾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联合会阿伯丁会议宣读，或者为商务部曼彻斯特商会特别会议所准备。英国殖民侵略印度、缅甸后，对中国西南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英国政府在寻找从缅甸、越南进入中国西南边疆要地——云南的通路，而谢立山的《华西三年》正是为英国政府打开中国内陆“后门”准备的考察报告。

正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本书在内容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和对他民族的歧视，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一名外国人大摇大摆地随意选择路线，在中国西南边陲穿梭，进行着目的明确的考察，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深刻感触到当时清政府的衰弱，无力抵抗外国殖民势力入侵，也看到了列强觊觎中国大西南的野心。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西方人的考察活动与觊觎我国权益、领土有密切联系时，不免使考察蒙上了一层侵略目的的政治色彩。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需要一种世界的眼光去搜集、整理、甄别史料，外文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要的部分。清末外国人在中国西南

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他们所留下的游记、报告,需要我们在搜集、整理、系统翻译的基础上去发掘其中有用的资料。我们要承认,本书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今天阅读本书,需要清醒地意识到本书产生的历史背景,能够历史地思考、辨识书中受他者的视角、文化优越感、殖民主义驱使下的立场等因素影响的记述。

关于本书的翻译,需要说明的是:

1. 本书根据伦敦 1890 年第一版 (London: George Philip & Son, 1890.) 译出。

2. 本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逐一进行了核准;对无法查实的人名、地名,采取了保留原文的做法。凡人名、地名在第一次出现时均括注了原文拼写。

最后,本书不妥之处,还请读者诸君斧正。

韩 华

2019 年 8 月

前 言

本书内容旨在介绍作者在 1882 年、1883 年与 1884 年考察中国西部时的所闻所见。书中第七章曾于 1886 年 2 月 22 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的会议上宣读, 同年 6 月编入会议录出版, 在本书中略做修改; 第十一章, 曾于 1885 年 9 月在英国联合会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阿伯丁会议 (the Aberdeen meeting) 上宣读; 第十二章是为 1886 年 5 月 12 日的商务部曼彻斯特商会 (the Man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特别会议所准备的。此外的其余章节均是第一次发表。如果本书所记能够得到读者的青睐, 即使只及对收录在议会文件中比较粗略的考察报告的厚爱的一半, 那么, 作者也会认为自己放弃大量闲暇而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丰厚回报。

作者

中国温州

1889 年 9 月 6 日

序言

自本书出版以来，重庆城（或拼写为 Ch'ung-ch'ing——这是语言纯正癖主张的一种拼写方式）——这个商业重镇升级至通商口岸行列，中国西部获得了新的重要性。1890年3月31日，英国驻北京公使与中国政府签署了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the Chefoo Convention）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supplementary article to the Chefoo Convention of 1876），这一重大的进展实现了。最近，亚历山大·霍西先生（Alexander Hosies）在游记中描绘的这片有趣的区域，现在突然开放与欧洲直接往来。对于所有希望与中国西部发展贸易或者准备了解与西部贸易发展的可能性的欧洲人，获得该地区的最新信息成为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直到最近几年，先前一直罩在中华帝国遥远的西部区域的面纱才得以揭开。马可·波罗（Marco Polo）描述了他穿越四川（Szechuen）的旅行，他写道“成都府（Sindafu）仍然位于蛮子省（Manzi）（西藏 Thibet）的边界上，其省城也称为成都府”，马可·波罗向世人讲述了成都府的富有与丰饶。然而，大约有600年间，马可·波罗的故事都没有赢得世人的信任，直到亨利·玉尔（Colonel Yule）翻译这位伟大的旅行家的游记，在他的精彩译本中，才证实了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基本准确性。即使是已经在中国安家落户的欧洲人，他们对中国伟大的西部地区（the Great West）也是一无所知。这些欧洲人大部

分时间都在中国东部海岸活动，他们完全没有接触过，或者说从来没有关注过遥远的中国西部，即使有极少数的旅行者或传教士偶尔提到了中国西部，他们所引起的一时兴趣转瞬即逝，只留下如同《拉塞拉斯》(Rasselas)快乐峡谷(Happy Valley)一样的云雾缭绕的印象，中国西部完全封闭在几乎无法穿行的高山野林之中。前往中国西部所需的时间，要比去一趟欧洲的时间还要漫长。

英属印度政府(the Indian Government)曾试图开辟一条从印度穿越缅甸(Burmah)，然后进入中国西部的贸易路线，这是值得称赞的尝试，它首次把中国西部地区带进了公众视野。1872—1873年冬，云南(Yün-nan)回民起义(the Mohammedan rebellion)被镇压，潘泰人(Panthay)的首府大理府(Tali-Fu)随后于1873年1月19日落入汉人的控制，此后，通往西部的道路变得更加平坦了。随后，英国当时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先生^①(现在是威妥玛爵士)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在云南接应从缅甸过来的英国探路队。于是，印度政府派遣探路队，勘察并打通经由八莫镇(Bhamo)的古老贸易路线，八莫镇位于伊洛

^①托马斯·弗朗西斯·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英国外交官，汉学家。陆军出身，参加过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47年退伍，任驻华汉文副使，1853年任驻上海副领事，1855—1871年任使馆汉文正使(汉务参赞)，1871—1882年任公使。1882年退休。1876年的《烟台条约》就是他和李鸿章签订的。归国后于1888年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文教授。威氏研究汉文，编有英汉字典；所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至今仍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所使用。他对中国态度非常傲慢，是个臭名昭著的侵略分子。著有《寻津录》(Book of Experiments)(1859)，《语言自述集》(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1867)等书。1895年的《通报》上载有威氏论著的目录。《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497页。(译者注)

瓦底江 (Irrawady) 的航运终点与陆路开始处。在安德逊博士 (Dr. Anderson) 和内伊·伊莱亚斯 (Ney Elias) 陪同下, 柏郎上校 (Colonel Horace Browne) 与十五名锡克 (Sikhs) 卫兵于 1874 年 11 月 21 日从加尔各答 (Calcutta) 乘船前往仰光 (Bangoon)。1875 年 2 月 15 日, 探路队从缅甸边境上的一个小镇 Tsitkaw (距离八莫 15 公里) 出发, 前往 Alan wine —— 一个向中国清政府进贡、距离曼德勒有四天行程的掸族村庄。

马嘉理先生^①是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一名大有前途的年轻翻译官, 他被派遣从中国前往缅甸迎接探路队, 并护送探路队过边界。当时, 马嘉理骑马走在前面, 1875 年 2 月 21 日, 在巡抚的唆使下, 他遭到 (据说) 云南境内的勐緬 (Momein) 或腾越厅 (Teng-yüeh-ting) 都司李珍国 (Le-see-tai) 背信弃义地谋杀。第二天, 在曼允 (Manwine) 附近的雪列寨 (Tsurai), 柏郎上校与他率领的探路队遭到了李珍国的侄儿指挥下的数百名汉人与克钦人 (Kachins) 的武装包围与进攻。但是, 坚定的锡克族士兵在陪同柏郎上校前往中国边境的缅甸分遣队的援助下, 抵挡住了进攻, 躲过了被砍下头颅并与可怜的马嘉理的头颅一起悬挂在勐緬城墙上的厄运。不过, 探路队却被迫退回缅甸。可以说, 尽管中国政府发给探路队特别通行证, 并

^①奥古斯塔斯·雷蒙德·马嘉理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1846—1875), 英国领事官, 生于印度, 父为驻印英军军官。1867年来华, 历任驻台湾、烟台等地领事, 1874 年调往上海英领事馆, 同年奉令赴云南迎接由缅甸入滇的柏郎探路队。马氏经云南到缅甸。1875 年 2 月初, 柏郎动身入滇, 马氏先柏郎两日起程, 2 月 21 日在滇境被杀死。英国公使威妥玛利用这一事件向总理衙门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最后同李鸿章签订了所谓《烟台条约》才获解决。他死后出版有《汉口大理之行杂录》(Notes of a Journey from Hankow to Ta-Li-Fu) (1875) 一书。《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第 311 页。(译者注)

承诺探路队在通过这条路线时提供所有援助，然而，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希望延缓令人感到恐惧的外国人出现在南部边界的时间。这一事件暂时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一年后，驻华公使威妥玛爵士与大学士李鸿章（Li-hung-chang）在中国北方的烟台（Chefoo）会面，通过以下条约解决“滇案”（“Yun-nan case”）：中国赔偿在云南被害官员的家属和其余被害者，并对“所有滇省边界与缅甸地方来往通商一市，应如何明定章程”做好安排。

然而，到目前为止，缅甸与云南之间的贸易进展却十分缓慢。大体估计，每年贸易价值为 500000 英镑，从缅甸进口的主要物品是原棉，出口的主要是鸦片。真正的大宗贸易不可能在大理府到八莫这条路线上进行，因为现在这是一条只有骡子与扛包苦力才能通行的小径。骑在骡背上通过这条小径的旅行者常常被迫下来，牵着骡子走完大部分路程。如果粗略地从地图上看，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从八莫到云南府的“空中直线”距离，全程只有 360 英里，但是，这条路线要跨越 967 英里的高山区域，累计上升高度为 26000 英尺。这些区域的实际距离比人们查看地图、以通常比例想象的距离要遥远得多。因此，在到达大理之后，旅行者还要走 1433 英里（空中直线距离是 1075 英里）才能抵达重庆——中国西部名副其实的大都市。现在，上缅甸（Upper Burmah）已在英国的统治之下，随之而来的秩序与进步将及时推动英属缅甸境内直至边界的道路改善，目前边界线仍待划定。这条边界越是往东方推进，对各相关方面越有利。一旦越过边界进入中国，至少在我们这一代，道路改善的希望渺茫。

当我们一直在谈论到达中国西部区域这一有益的比赛时，法国人已经在行动了。我们历任驻华公使年复一年的与清政府讨论打开通往中国西藏与西部的贸易新路线时，法国人则一直希望获得从南面接近中国的许可，他们最终结束了这徒劳的讨论，切实地占领了该地区，并永远剥夺了中国政府完全不称职的宗主权。结果是法国人赢得了这场比赛：通过将东京（Tonquin）^①吞并入法属印度支那帝国（Indo-Chinese Empire），他们的边界现在推进到中国广西（Kwang-si）和云南的南部边疆，这使法国可以占据最有利的进一步对中国渗透。^②

红河（Red River）为中国西南部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出口；从云南边界上的老街（Lao kai）到法属东京的新都城河内（Hanoi），其间距离不足 200 英里。有关红河这条河流，更为人知的是当地名称“Song-koi”，红河发源于云南大理府南部的山区，其出口位于北圻湾（the Gulf of Tonquin）的海防（Haiphong），距离附近重要的转口港香港大约有 500 英里；河内坐落在离河口很近的河岸上。去年（1889 年）7 月，法国人乘轮船从河内出发，经过八天全速前进的行程后，成功到达老街这个位于航线开始的边境小镇。他们乘坐的是一艘长 105 英尺的“尾轮船”（“stern-wheeler”），为了保持频繁的联系，

①东京（Tonquin），即越南北部的北圻。（译者注）

②当赞扬法国人具有从“又恶又懒的仆人”手中拿走恩赐的智慧时，我必须向不了解东方的读者指出，其他欧洲国家无论在何处获得亚洲人的领土，他们首先关心的是通过高税收抵制英国货物。然而，我们的殖民地与附属国却自由地、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Jew）、土耳其人（Turk）、无宗教信仰者（infidel）与异教徒（heretic）”开放，因此，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合乎常情且公正地希望限制法国人与俄国人在亚洲扩张势力。

河内现在正在建设更多的单行道（monorues）。法国人进一步成功地在其边界降低进出口关税，这样一来，他们享有了有利的一切。中国人其实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河流上与法国人竞争，尤其是通过“西江”（“West River”）——这条几乎与完全穿越中国领土的红河平行的航线，或者通过可以航行到云南与四川边界的长江。然而，相反的是，中国人却几乎没做什么努力来鼓励自己资源的开发，执政当局的规章制度也严重阻碍了他们自己的贸易，这对外国竞争者反而有利。

“西江”起源于云南西部，流经中国的广西、广东（Kwang-tung）两省，冲刷着广州这座大城市的城墙，最后从正对着香港（Hong-Kong）的虎门（the Bocca Tigris）流入大海。西江可上溯航行至云南边境上的百色（Pe-se），如果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阻挠政策，西江将是一条重要的贸易要道。西江与红河相比具有更多的自然优势，它的水量更大，河床落差也小得多，因此，通过急流河段容易得多；然而，西江却被轮船禁令所阻碍，而且与法属航线相比，其税收也高出一倍。红河清理危险的河道，通航得到了改善，从而进一步向法国人开放；而在中国人的河道上，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碰，一处障碍都没有疏浚。中国官方声称，每当有改善河流航道的提议时，都会遭到民众的反对；然而，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目睹了电报线横跨田野，看到一个接一个的轮船设施毫无阻碍开放的人，他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唯恐避之不及的借口——一个被搬出来掩盖他们对外国干涉其事务异常抵触的借口。

获准进入中国西部的重要步骤，就是前文提到的措辞奇怪的《中英烟台条约》，该条约有条件地向英国开放重庆贸易，其条款内容如

下：“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正是根据此条款的措辞，霍西先生被派“驻寓”“华西三年”，他充分利用任职机会，收集本书中描述的宝贵信息。1881年10月底，霍西先生计划从芜湖（Wuhu）（长江上位于上海城上游约300英里处的一个港口）启程，前往重庆就任其职务。霍西先生乘一艘美国高级江轮完成了前往汉口300英里的航程，这种高级江轮在长江下游的芜湖至汉口（Hankow）之间往返通常需航行两天，然而，霍西乘坐一艘吃水六英尺、名叫“夷陵”（“Y-ling”）的双螺旋桨蒸汽船从汉口驶往宜昌（Ichang）时，因这部分河段浅滩密布，轮船常常搁浅，其间400英里航程竟然用了不下八天的时间。直到12月17日，霍西才到达宜昌，然后，他以45英镑租用了当地一艘被称为“Kwa-tse”的豪华客轮，将他运送到目的地——450英里之外的重庆。

霍西正是以重庆为中心，开始他对四川、云南与贵州的多次考察旅行。从重庆向北、向南、向西，霍西考察总行程超过了5000英里。1882年春，霍西的第一次旅行用了68天，他从重庆向正南方，经贵州（Kwei-chow）——“中国的瑞士”，现几乎已被汉人灭绝了的苗子（Miao-tse）或土著居民的故乡，到达贵州的省城贵阳府（Kuei-yang Fu），往西到云南省的大城市云南府（Yün-nan Fu），并从这里翻过云南东北山区返回重庆，然后沿南广河（Nan-kwang river）往下到长江。正是在这次旅行考察中，霍西第一次遇见了白蜡虫，饲养白蜡虫与饲养蚕蛹一样，成为中国人足智多谋最有趣的例证之一，他们将微小昆